

從吃飯看成醫的傳統

郭余民

日前於四樓餐廳偶遇白明奇醫師，他一把握住我，劈頭就問：「郭老師，你認為成大醫學中心有沒有傳統？」我當場楞住，心想今天不應該來四樓餐廳吃飯。白醫師看我沒答話，接著說：「我想請你寫一篇有關成醫傳統與創新的文章。」我急忙表示我來成大不滿五年，找我寫成大醫學中心的傳統那可是找錯人。此時只見白醫師不為所動、面帶微笑的說：「我就是聽年輕老師對成大醫學中心傳統的看法。」那天去四樓餐廳吃飯果然是個錯誤。

傳統是什麼？我自問若對傳統的定義都不清楚，還談什麼傳統？於是，我查閱了幾本英文字典，發現以Webster's New World School and Office Dictionary的解釋最為簡單、清楚：「Tradition—the handing down orally of beliefs, customs, etc.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。」當我看到這個解釋時，第一個反應是為什麼是orally？仔細想想何嘗不是呢？正如在前一期成大醫訊中，沈延盛醫師在「為何要有傳統——成大醫學中心的傳統為何？」一文中寫到「傳統是無形中眾人的共同價值感所形成的，它是一種公認卻又無所明言的準則，為眾人所追隨遵循。」那麼，成醫中心有這種無所明言的準則嗎？以成醫二十多年的歷史，有所謂的傳統嗎？成醫有自己的中心價值嗎？個人認為，既然是醫學中心，病人的照護應該是最重要的目標。離開了人本的關懷，即無法成就好的醫護人員與高品質的醫學研究。成大醫學中心自創院以來，歷屆院長莫不注重這個方向。希望人本的關懷在多年後，是成醫一項傲人的傳統。

既然這種無形的價值觀是以口語相傳的形式從一代傳遞到下一代，那麼，在師生之間，在教授與年輕教師之間的對話是必須的。就個人的觀察，在我比較熟悉的基礎研究教師之間，成醫的確具有經驗與價值觀傳承的風氣。初來成醫時，常聽到「教授性格」這四個字。有一次在四樓餐廳與當時的基醫所所長林銘德老師同桌吃飯，於是



成大醫訊

第十八卷第二期

便請教林老師何謂「教授性格」？林老師回答說：「這不容易定義，若要用幾個字說明，那麼我認為是有所堅持，或是堅持自己的理念。」可是，如果人人都有所堅持，那麼當看法有所不同時，衝突勢所難免。在我表示以此觀點後，林老師說：「這就得靠智慧與修養了。」不過，智慧與修養似乎不符合傳統的定義？前些日子參與基醫所博士班入學口試，中午在四樓餐廳午餐。席間楊倍昌老師提到「Dohtingting」與「Dohtingting」的差別。楊老師提到大部分的人所堅持的理念，其出發點都是好的，衝突的雙方（或更多方）都是以「Dohtingting」的態度而有所堅持。但事後檢討，當初的美意未必都能「Dohtingting」。以作科學的態度來看，一個事件呈現後（observation）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（hypothesis），彼此檢驗各自的假設、互相比較後，真相便容易展現。有趣的是，在科學界不也常有許多學說或contending，在日後發現有誤。科學的態度應該是允許承認錯誤，並不斷加以修正。這也正是我所認為的「教授性格」，也就是堅持科學的態度。此一「教授性格」的傳統，雖因林銘德老師榮退後較少被提起，但是在成醫有此風範的老師大有人在，希望此一傳統能夠繼續以口語相傳的形式（在餐廳？）傳遞給下一代。

在研究方面，就我這四年多來的觀察，成醫有一個特色及一項傳統。特色是基礎教師與臨床醫師的辦公室比鄰而居，因此拉近醫師、教師之間的距離，時常一起吃飯，進而增進彼此的互動與合作。傳統則是包容多元化研究的基礎醫學研究所。在學術自由的氣氛下，成醫的研究主題也呈多元發展。各領域的老師包容於基醫所內，而學生有自由度的選擇。個人認為這是成醫的一項傳統。在這個基醫所的架構下，各科、所的藩籬漸去，在不妨礙原有科、所的發展之下，這項傳統又可增加彼此的互動與合作的可能性，以及提供年輕老師學習、發展的機會。所以，個人以為基醫所應多聚餐，以增加師生對話的管道。

最後，我想提一個與吃飯較無關係的成醫傳統，就是醫教人員的「身著白袍」。這項傳統似乎已逐漸式微，大概是與吃飯關係不大的原因。我其實並不清楚身穿白袍後面所代表的意義。但是，以我的觀察，延續此一「身著白袍」傳統的教師，似乎比

我初來成大時（二〇〇〇年）少了，有可能是年輕老師根本不知道有此傳統。於是，在一次聚餐時，我向身旁的游X龍老師（不願透露全名）詢問此事的原由。他表示他也不太清楚，似乎是由成醫創院院長黃崑巖教授所提倡。醫師、教師身著白袍有區隔作用。白色代表身為醫師、教師應有的尊嚴，左袖代表身為醫師、教師所背負的責任，右袖則代表以此志業（成醫一份子）為榮。由於時間過於緊迫，加上最近比較少去四樓餐廳吃飯，只好虛擬白袍所代表的意涵。希望本院堅持此一傳統的醫師、教師們，下次有機會在餐廳偶遇，不吝指教白袍象徵的真正意義。

